

鴉



淮風物談

胡竹峰

苦雨齋文章，常常裹起苦茶的淡香與藥氣，八道灣縈迴有一絲潤澤。魯迅書裏總有隻貓頭鷹有隻烏鵲——「啞」的一聲大叫，字中人竦然回過頭，只見那烏鵲張開兩翅，一挫身，直向着遠處的天空，箭也似的飛去了。

紙上烏鵲並未飛遠，停在少年的記憶。

烏鵲顏色黑灰，常常棲落在枯枝光地上，鳴聲刺耳乾枯，給人以悲傷淒涼、子然孤寂之感。大概與魯迅心境彷彿。離開廈門時，魯迅信中自嘲：「不知怎地，我這幾年忽然變成火老鵲，到一處燒一處，真是無法。」傳說有種烏鵲能衝火，常常將口中衝來的火種置於屋頂高聲鳴叫，翅膀煽動，使火引燃並蔓延。

周作人不喜歡烏鵲，覺得牠通年噪聒，一點風雅氣也沒有。

上古的事了，說周朝將興時，有烏鵲衝穀物的種子聚集在武王的屋頂之上，武王大喜，諸大夫大喜。所謂烏鵲報喜，始有周興。西漢有人寫《神烏賦》讚烏鵲好德之性，反哺於親。《本草綱目》襲此論，說烏鵲初生，母哺六十日，長大後則反哺六十日。

晚唐以前，烏鵲大抵屬神鳥。張籍的詞裏就說：

吏人得罪囚在獄，傾家賣產將自贖。

少婦起聽夜啼鳥，知是官家有赦書。

下床心喜不重寐，未明上堂賀舅姑。

可見烏鵲是報喜鳥，唐末始有烏鵲主凶之

說，說烏鵲地上無好音。宋人筆記說鴉見異則噪，故人唾其凶，此後聲名漸壞，因為外形瘦陋，叫聲難聽，都說其啼不吉，差不多人人厭之。以致民俗裏烏鵲只是報喪，喜鵲才是報喜鳥。《聖經》上諾亞在方舟躲避滔天洪水，鴉子衝着橄欖枝飛回帶來和平信息，而先前放出的那隻烏鵲一去不復返。

詩詞裏言及烏鵲不多。辛棄疾有《永遇樂》，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」是其中名句，下半闋說「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鴉社鼓。憑誰問，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？」慷慨悲歌，有世事沉浮，不像一般宋詞風致輕肥。

老家後山樹梢有烏鵲結巢，清晨或黃昏那些鳥時不時叫幾聲，緩緩呱呱。記得有天傍晚，去塘埂收漿洗過的衣服，見到一隻烏鵲沿水面盤旋，黑影在淡淡的夕光下如一團濃重的暮氣。升起來的夜色似乎有種力量，迫得烏鵲越飛越低，最終落在一截枯樹上，不安地縮着。立在樹樁上的烏鵲，漸漸打開了一隻翅膀，用喙梳理翅膀的羽毛，梳完一隻又梳另一隻，神情仔細而專注。快三十年了，我還記得牠的模樣。

大概當年鄉間貧寒，那些烏鵲多乾瘦清癯，不像近年見到的皆肥碩魁梧。故鄉的烏鵲喜歡站在梧桐樹頂，梧桐生得高大。秋風乍起，落葉蕭然，鴉聲響徹田壟。老人又氣又怕，說索命鬼來了。這些年偶爾回鄉，烏鵲不

多見了。連同我的過往，一起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倒是在古城裏常常遇見烏鵲，大概是地脈豐厚的緣故。秋日遊覽京都寺廟，蜿蜒的小徑，古木陰森遮住落日的餘暉，空闊處老樹的影子亂疊着，突然響起了一連串烏鵲嘶啞的叫聲。人煙稀落，天色暗淡。迎着清冷的秋光，在薄暮的石庭前靜坐。幽晦的啼鴉，一聲又一聲遞過來，彷彿歷史的回音，也像是過往消失靈魂的不甘之聲。想起唐朝姑蘇的楓橋之夜，白霜漫天，月升月落，烏鵲悲鳴，一股淒清自心底升起。有回在西安一邊聽烏鵲的叫聲一邊吃老鵲撒。那是種近似疙瘩湯的麵食，中間圓兩頭尖若烏鵲頭。瓷碗如鉢，挖一勺辣椒油，有有色有味，口齒留香，唇透滑潤，吃出金剛法。

北方烏鵲比南方多。有老人告訴我，過去



▲烏鵲嘴大喜歡鳴叫。

資料圖片

每到傍晚，總有大群烏鵲聒噪而來，又聒噪而去，黑壓壓遮下半個天，大人們謂為「老鵲噪天」。這陣勢，早已往事隨風了。高原也多烏鵲，體形彪悍，有人誤以為是鷹。那些大烏鵲並不怎麼鳴，又高傲又神秘。去北京，總能見到很多烏鵲，牠們有時日夜不歇在樹頂聒噪，常常引得人動了一點鄉情。

不獨鄉情，有人從烏鵲聲音裏聽出禪思。一休和尚十七歲時，乘舟琵琶湖上，烏鵲一聲嘶鳴，想起和歌：「得聞烏鵲暗黑不鳴聲，未生前父母誠可戀。」猛然頓悟，出生前的未分別智，才是自己的本源實相。禪修的目的是拂去纏身的塵埃，回歸真實的自己。

很多年前，我的家鄉有很多烏鵲。很多年前是我的童年。

水口摸蜆



市井萬象

每年四至十月是香港摸蜆季節。位於大嶼山的水口村泥灘擁有大片淺水區，蜆獲豐富，因此成為拍攝天空之鏡和摸蜆的休閒好去處。疫情下學校停課，這裏吸引了許多一家大小前往摸蜆或戲水。

圖、文：遂初



外發



如是我見

文秉懿

時間手腕和肩膀就痠痛，所以一、兩個月之後就放棄。

我留意街上貼的招聘外發工人廣告，找到外發項鏈製作的工廠。這種工作俗稱「穿珠仔」，用線或者魚絲把色彩繽紛的塑膠珠子串起來，不花勞力，又符合女孩子好打扮的特質。我不時試用這些製成品，是一件賞心樂事。

能夠賺錢，實在興奮。發薪水前到士多選定零食，盤算錢到手後要買這樣，買那樣；收到工資，數來數去，數個十遍八遍都捨不得把錢放下。想到賺錢辛苦，自然捨不得花掉，結果全數儲起來，不買零食了。本來為了花錢做外發工，想不到學習了儲蓄。

後來功課繁忙，騰不出時間做外發。之後，香港經濟模式改變，工業生產退下歷史舞台，工廠數量愈來愈少，連全職工人也失業，更遑論外發工人了。這些年來我再沒有聽到有關外發的消息，外發工作似乎已經絕跡。我問年輕人可知道什麼是外發，多數都搖頭。也有幾個說學習香港歷史時，有接觸過有關資料。

近年來流行在家工作，這個趨勢與互聯網發達有關。我有朋友製造首飾，在社交平台上發放照片，招徠顧客，優點是既可以照顧孩子，又省卻開店租金。我也見過製造肥皂、蛋糕餅乾等廣告，留言查詢的人不少，聽說收入也不錯。看來這是適合家庭主婦賺取金錢的生產模式，不知道這種工作方式，是否可以算作外發的現代版本？



自由談

吳捷

爾蘭早餐茶，取其更濃更澀，再加一包內含綠薄荷與辣薄荷的超強薄荷茶，全部丟進大茶壺，沖入滾水，像格格巫調配陷害藍精靈的魔藥一樣守在旁邊，水汽蒸騰，邪惡的背景音樂響起……兩分鐘後，溶液倒映出月全蝕古銅色的暗紅，倒一杯出來，稍等片刻，輕啜一口：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滾熱、清涼、苦澀，撫慰咽喉，像亮橙色的熔岩遭遇冷冷冰河。飲一個早晨，下午就滿血復活了。

這種「神奇藥水」其實談不上創意，超市有配好的薄荷紅茶出售。薄荷茶涼爽潤喉，若單獨飲用則顯得清寒寡淡。家居陳設「如雪洞一般」的小龍女，應是薄荷茶的最佳代言人。搭配以紅茶，色澤變得溫暖，口感轉為和軟。所謂英國或愛爾蘭早餐茶，是混合了產自阿薩姆、斯里蘭卡、肯尼亞等地的紅茶。錢鍾書、楊絳上世紀三十年代留學英國，早餐習慣飲牛奶奶紅茶。回國後買不到立頓茶葉，

「我們用三種上好的紅茶摻合在一起替代：滇紅取其香，湖紅取其苦，祁紅取其色。至今，我家還留着些沒用完的三合紅茶，我看到還能喚起當年最快樂的日子。」那是比我的三合一黑暗飲料優雅多了。

各種飲料彼此勾兑搭配，相當常見，因為一種略嫌單調，兩種以上則可博採眾長，乃至相生相濟。依照特定比例，牛奶加濃縮咖啡即是拿鐵，再注入朱古力糖漿則成摩卡，港式奶茶兑咖啡是「鴛鴦」，烈酒、水果、香料植物等等搭配起來就是雞尾酒。

Martini沉沉鬱鬱苦苦，Mojito清涼涼甜甜，至於Tequila sunrise，在Eagles的老歌裏，是孤獨又不善言辭的牛仔在傍晚飲來壯膽的。調味汁

神奇藥水

也可混合。醬油、醋調入麻油，適合拌個乾絲、拍個黃瓜，是梁實秋、汪曾祺二位老饕常提到的「三合油」。

混搭也會造成毒性或烈性疊加。老歌《美酒加咖啡》，開頭平淡如水：「美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。想起了過去，又喝了第二杯。」下一句奇峰突起，看來是咖啡因和酒精已經起作用：「明知道愛情像流水，管他去愛誰！」——啊，原來是位失意之人——所以，難怪「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」。從起初的只要喝一杯，到結尾的一杯再一杯，還有第二段歌詞裏的「陪你喝一杯」，問：此人最後一共喝了多少杯？只知道美國農業部、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發布的《美國居民膳食指南》警告：咖啡與酒類同飲，很危險！初中化學課學的：一份濃硝酸加三份濃鹽酸，可製成連黃金和白金都能溶解的「王水」。當時心想：實驗室之外，是誰，又是為了什麼，要炮製這樣的溶液？細思極恐。問老師後方知想多了：蝕刻工藝會用到。

還是玩茶吧，既有趣，又安全，提神醒腦，種類繁多，恰合人生百態。春風得意，喝一杯。情場失意，來一杯。寫不出論文？加多一杯。論文發表了，且盡手中杯！汪曾祺說老北京早起要把茶喝「通」了，這一天才舒服。北京的公交車司機手邊，通常都穩穩坐着一個塑膠大茶葉瓶子，茶葉、菊花、枸杞在瓶中隨車顛簸，浮浮沉沉。我長途旅行會帶一個小電

熱水壺和好幾種茶。其實一日飆車一千多公里後，最劣質的茶包飲來都如甘露。

愛茶沒有國界。法國人和英國人喜歡彼此取笑，法國漫畫《Astérix chez les Bretons》畫的是公元前五十年凱撒遠征不列顛，因為不列顛人每天下午五點鐘會丟下一切，團團圍坐喝熱水，雷打不動（作者開英國人飲下午茶習慣的玩笑），所以凱撒就趁此時進攻，不列顛幾乎全境被征服。唯一未被征服的村莊派人去高盧（今法國一帶）求援，請高盧人為他們配製使人力大無窮的「神奇藥水」。高盧人Astérix陪節回不列顛，途中裝藥的木桶被打碎，藥水灑得一滴不剩。不列顛村長嘆道：「那我們只好全部戰死了。」Astérix忽然想到，臨行前村裏的法師給他帶了一些「來自遙遠異邦、藥效不明的草本植物」。他令人速速燒水，水開後抓一把藥草丟進鍋中，聲稱這就是神奇藥水。不列顛人興奮不已，乃至飲用時卻抱怨：「可以兑一點牛奶嗎？」「這神奇藥水裏面至少應該加些大蒜吧？」飲畢，神采奕奕，蜂擁而出，把守在村外的羅馬軍團打得落花流水。

Astérix隨即向村長承認，那飲料並非神奇藥水。村長說：「我已猜到了。不過回高盧以後，請你寄給我更多這種藥草，我要將它命名為不列顛的國飲。」Astérix凱旋高盧，問法師那是什麼植物？答：茶葉！



▲法國漫畫《Astérix chez les Bretons》有描繪英國人嗜茶的情節。
資料圖片

老化

人生在線

言青

我有一位老友，已到耄耋之年，犯頭暈病已一年有餘，到多間醫院檢查治療，沒有收到效果。最終到一個著名的大醫院神經內科，主任醫師讓他做了腦部核磁的各項檢查，仍然和以前論斷相同：腦動脈硬化，腦血管狹窄，腦萎縮等，雖有斑塊，但血管尚未堵塞。老友慶幸地給我轉述了醫生對他的話。

醫生舒了一口氣說：「幸好沒有堵塞！」但他又攤開兩手無奈地說：「但是，動脈硬化，血管狹窄，血流不暢，造成腦供血不足，加上血壓不穩，容易出現

頭暈等症狀。動脈硬化血管狹窄是不可逆的，隨着人的逐漸衰老，血管也會逐漸老化，這是現代醫學無法治癒的。」醫生的話直截了當，轉而用緩和的語氣說：「不要害怕，不要憂慮，不可逆轉是一種自然規律，不是你病了，而是你老了。」

醫生又說，隨着年齡的增長，身體裏的器官也隨之老化，耄耋之年的人還要求自己的健康指標和身體狀況像年輕小伙子一樣，這是不符合自然規律的。所以出現一些異常症狀，不一定是「病」而是「老」。

我聽着朋友的敘述，覺得醫生說的有道理。我們往往把身體的一些異常症狀都當成病，在反覆檢查或治療後仍為此焦慮不安。其實，正如醫生所說，隨着人體的

逐漸衰老，體內的各個器官都在隨之老化，出現一些異常指標或異常症狀，大多數情況是說明你老了，而不是病了，除必須服藥外，調整生活方式也是一種治療。

那位朋友後來在醫生指導下按時服藥，把血壓血脂調整到理想狀態。與此同時，調整生活方式，飲食方面，葷素搭配，粗細結合，吃七分飽，適當運動，最主要的是正確對待生老病死，排除焦慮，保持良好心態。現在他雖仍有些許頭暈，但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態都有了較大改善。不少老人「慢病纏身」，「帶病生活」，或許也成為常態了。正如華佗所說：「世無無病之人。」

規律生活，心情舒暢，樂觀向上，這是健康的基本要素。